

蒙元文化

宝·胡格吉勒图 编著

远方出版社

蒙元文化



宝·胡格吉勒图 编著

蒙元文化

编 著 者 宝·胡格吉勒图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东煤地质技校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4.5
字 数 350 千
印 数 1—2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80595-860-2/I·330
定 价 48.00 元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编 委 会

主 任 崔连姣 高震邦

副主任 穆芳霞 纪相军

主 编 宝·胡格吉勒图

成 员 巴特尔 刘 忠 刘 华 刘健男

包文诚 常 国 何学智 梁巴特尔

全慧臣 周文峰 满都拉 白云峰

林景晨 邹桂珍 柳大海 宝·胡格吉勒图

顾 问 孟 特 高风林 田 仓 海 虎

额尔敦宝力高 海江生 关永平

策 划 巴特尔 齐木德道尔吉 宝音德力格尔

白乙拉都格其 白音查干 乌云毕力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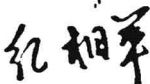
宝·胡格吉勒图 满都拉

序言一

中共乌兰浩特市委书记



乌兰浩特市人民政府市长



2001年底,盟委崔国柱书记提出了乌兰浩特市要建设“蒙元文化园林城市”的目标。一年多来,围绕加快蒙元文化建设,我市聘请专家开展课题研究,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开发旅游资源,推进具有蒙元文化特色城市标志性建设。可以说蒙元文化的一些基本内涵已得到丰富。宝·胡格吉勒图同志多年来潜心研究蒙元文化,结合研究成果,并翻阅大量史实资料,编撰了《蒙元文化》一书,以此与广大蒙元文化的爱好者共同学习研究参考。

该书收录了蒙古族的起源、萨满教和喇嘛教文化、蒙医传统疗法、祭祀文化、蒙古包文化、象征文化、蒙古族传统的礼仪、饮食、服饰、民间艺术及娱乐游戏等文化,内容全面系统,史料详实,通俗易懂,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学习价值,是一本具有可读性、可利用性较强的蒙古民族文化手册,可称得上是蒙元文化的一本小百科全书。该书的出版,必将对我市弘扬民族文化,特别是开发、挖掘蒙古民族文化、元代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我市打造“蒙元文化”品牌,实施以文化带动旅游发展战略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价值,对我市创建蒙元文化园林名城、提高乌兰浩特知名度具有现实和深远的意义。

二〇〇三年十月十日

序言二

——关系乌兰浩特与蒙元文化历史渊源的几个问题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 齐木德道尔吉等

我们蒙古学研究中心的五位同志,在2001年12月接受乌兰浩特市“蒙元文化园林城市”建设领导小组的邀请,具体参与了《乌兰浩特城市发展规划中的文化定位研究》项目的研究和论证工作。经过一年多以来的研究和考证,发现乌兰浩特市无论从人文景观,还是历史沿革、文化结构上,确实很好地具备了用蒙元文化作为地区突出特色的一切基本要素和条件。因此,我们很自信的说乌兰浩特市所采取的“蒙元文化园林城市”建设战略是切实可行的,是一个远见卓识的选择。

乌兰浩特市蒙元文化研究所的宝·胡格吉勒图同志对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独自承担了蒙元文化知识的挖掘整理任务,仅用一年多的时间编译整理出一本40余万字的图文并茂的《蒙元文化》书稿,对刚刚起步的乌兰浩特市“蒙元文化园林城市”建设工程来说无疑是一种好兆头。该书是一本比较通俗的蒙元文化知识书库性文集。他参阅了国内外大量的原始材料,在资料的利用上,尤其注重采纳了原始的蒙文资料,进而,更准确地把握住了蒙元文化其本身的自然本色,筑就出了本质上的原汁原味。

关于蒙元文化的蒙文资料其实并不少,可是汉文资料却少得可怜。长期以来,使用汉文字的中国人了解蒙元文化,只是借助于《蒙古秘史》、《元史》、《蒙古风俗鉴》、《马可·波罗游记》等书。近年

来一些专家、学者写过一些读物,可惜也只不过是简单的介绍蒙古民俗方面的部分内容而已。因此,写作一本全面介绍蒙元时期文化内涵的书,对于人口众多的国内外汉语通读者加深了解蒙古民族古老而灿烂文化,其意义就显得更深刻了。

宝·胡格吉勒图同志将其书稿送至我们单位,希望能写一个序言。曾参与过乌兰浩特市蒙元文化课题研究组的我们五位同志,利用寒假期间分头认真地阅读了一遍,发现宝·胡格吉勒图同志的书稿把蒙元时期各领域、各门类的文化精髓内容的展现上做了很大努力,而且,书稿所含内容可开发性强,与我们在乌兰浩特市推行的蒙元文化的看法几乎不谋而合,于是,乘此机会我们将《乌兰浩特城市文化定位研究报告》中的部分内容整理成一篇文章:《关系乌兰浩特与蒙元文化历史渊源的几个问题》,权当《蒙元文化》的一篇序言。一来对《蒙元文化》一书的一些内容进行有益的补充和完善;二来对乌兰浩特与蒙元文化这个中心课题的进一步研究和挖掘提供一个框架。

一、乌兰浩特与蒙元文化

(一)乌兰浩特地区的历史沿革

乌兰浩特市位于蒙古高原东部,地处大兴安岭中段南麓的洮儿河、归流河流域,地理坐标为北纬 46 度、东经 122 度。历史上,今乌兰浩特市所在的洮儿河、归流河流域一直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东胡系各民族繁衍生息的热土,因而与东胡系游牧民族的后人——蒙古族有着不解之缘。

公元前 2 世纪;当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游牧政权时,他的东邻、被汉籍称作“东胡”的一支北方游牧民族就已经非常强大。“东胡”的“东”表示方向,“胡”则是汉籍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蔑称。“东胡”因牧地在匈奴之东而得名,意为“匈奴之东的胡人”。大兴安岭地区正是东胡人牧地的中心。东胡人

后来被新兴的匈奴人征服,逐渐形成鲜卑人和乌桓人两大支。公元2世纪中叶,鲜卑人在其杰出的首领檀石槐领导下崛起,统一了蒙古高原,建立了庞大的鲜卑各部大联盟。由于鲜卑人社会发展水平不同,鲜卑部落大联盟在檀石槐死后很快瓦解。此后,因受匈奴游牧文明影响而强大起来的鲜卑各部,不断迁出大兴安岭,走向蒙古高原的草原地带,从事畜牧业生产,过着自由自在的游牧生活。其中的一支鲜卑人——拓拔鲜卑还入驻中原,建立了北魏政权。

留居大兴安岭地区的鲜卑人则仍过着原始畜牧业与采集、狩猎业相结合的较为落后的生活,到了公元6世纪,他们以“室韦”的名称出现在汉籍中。

“室韦”就是“鲜卑”,是汉籍对同部族名称的不同译写。鲜卑或室韦的原音当是 Serbi 或 Sevl。在室韦时代,洮儿河、归流河流域是室韦人的一支乌落候人的牧地。

自6世纪起,室韦人长期受蒙古高原当时的主人突厥人和回鹘人的统治。在突厥、回鹘游牧文明影响下,室韦各部社会有了长足的进步。从8世纪起,室韦各部中又有一批部众陆续走出大兴安岭,来到蒙古高原的草原地带。在这些迁到草原的室韦人各部中,占据呼伦贝尔草原的达旦(塔塔儿)人最为强大,因此,突厥、回鹘人便以达旦人统称室韦人,称所有室韦人为达旦。从此,鲜卑—室韦人又有了另一个响亮的名称。公元840年,回鹘政权被黠戛斯灭亡,导致回鹘人大批西迁。攻破回鹘汗廷的黠戛斯人并未在蒙古高原久留,很快又退回到蒙古高原西北部的叶尼塞河流域的故土。蒙古高原腹地处于无主状态的现实,为室韦——达旦人大规模迁居蒙古高原创造了条件。室韦——达旦人各部一批接一批地涌入蒙古高原,到了9世纪末10世纪初,蒙古高原已经遍布着室韦——达旦人部落。这一时期,洮儿河、归流河流域的主人是室韦人的一支乌古(又译“乌古里”等)部。乌古部的西临是居住在呼

伦贝尔一带的敌烈部,北临为居住在今额尔古纳河一带的蒙兀室韦,他们都是鲜卑人的后裔。不久,乌古部的北临蒙兀室韦由额尔古纳河一带西迁,最后到达今蒙古国斡难、克鲁伦、土刺三河之源,形成为蒙古部。

当室韦——达旦人大规模西迁之际,起源于宇文鲜卑残部的鲜卑人后裔契丹兴起于蒙古高原东南部的西刺木伦河、老哈河流域,建立了辽政权。辽朝统一了蒙古高原,对室韦——达旦人诸部进行直接统治。为了防止蒙古高原腹地的蒙古、克烈等部的侵扰,辽朝利用乌古、敌烈部的力量牵制蒙古、克烈等部,曾先后两次迁乌古、敌烈等部于克鲁伦河和斡难河,使乌古、敌烈部与蒙古、克烈等部长期处于敌对状态。辽末金初,乌古、敌烈部恢复故地,金朝在乌古、敌烈的牧地建立乌古敌烈统军司,仍旧采用辽朝政策,以乌古、敌烈部牵制蒙古、克烈等部。乌古部应是蒙元时代弘吉刺部的先人,而敌烈部应是蒙元时代塔塔儿部的先人。直到在12世纪末13世纪初,洮儿河流域是弘吉刺部的分支山只昆(撒勒只兀惕)和合底忻(合答斤)部牧地。

1206年,出身于蒙古部贵族的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建立大蒙古国,室韦——达旦人各部在蒙古部的旗帜下形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曾经震撼世界的蒙古民族诞生了。在成吉思汗和他的“黄金家族”看来,整个大蒙古国人民和土地都是其共产,按着蒙古人古老的习俗,成吉思汗兄弟商定“各分土地、共享富贵”。因此,在大蒙古国建立后不久,成吉思汗便将部分蒙古人户分封给自己的弟弟和儿子们,并划分领土,作为牧场。受封的人户与牧场被称作“份子”,表示这是受封者“应得的一分财产”,形成为该家族世袭的领地和领民即兀鲁思。成吉思汗四个弟弟的兀鲁思位于蒙古高原东部,因此被称作东道诸王。其中,幼弟斡赤斤按蒙古人“幼子守灶”的古老习俗,与母亲月伦太后共同分得一万人户,牧地则以哈刺哈河(今喀尔喀河)为中心,横跨大兴安岭东西。在东道诸王中,

斡赤斤及其后裔势力最强,实际上成为东道诸王的首领。今乌兰浩特所在的洮儿河、归流河流域从蒙元时代直到16世纪中叶都是斡赤斤家族的领地。

1260年,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在争夺蒙古大汗之位的斗争中,忽必烈曾得到过斡赤斤嫡孙塔察儿等东道诸王的有力支持。因此,在忽必烈初年,斡赤斤兀鲁思的势力一度膨胀,整个辽东地区都在其控制之下。忽必烈深感斡赤斤兀鲁思的强大对中央集权的威胁,于是在东北地区建立东京行省,加强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忽必烈的作法使东道诸王:“多不自安”,1278年,塔察儿孙乃颜联合成吉思汗另外三个弟弟哈撒儿、哈赤温、别里古台的后王发动叛乱。忽必烈亲率大军镇压,乃颜兵败被杀。但,随乃颜叛乱的东道诸王仍长期与忽必烈为敌。1288年,元军在贵烈河(归流河)、托吾儿河(洮儿河)之间即今乌兰浩特地区大败哈赤温后王哈丹率领的叛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到1291年终于将东道诸王的叛乱彻底平定。在战争过程中,元朝在东北地区设立辽阳行省,并在东道诸王兀鲁思内设置万户府。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东道诸王势力,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包括大兴安岭地区在内的蒙古高原东部地区的统治。此后,今乌兰浩特地区作为斡赤斤兀鲁思的领地的同时,又归辽阳行省牵制,属辽阳行省泰宁路。

但是,根据“黄金家族”同享福贵的原则,包括忽必烈在内的任何大蒙古国——元朝皇帝都不能彻底剥夺斡赤斤家族对其兀鲁思的世袭统治权。因此,在乃颜被杀不久,其弟脱脱继承了乃颜的职位并在1316年被封为辽王。以泰宁路为中心的辽王及其后代的势力虽然比乃颜时代大大削弱,但在辽东地区仍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1368年,元朝失去对中原的统治。1389年辽王阿札失里率所部降明。当时,辽王部众被蒙古人自己称作“山阳万户”或“山阳六千兀者人”,共分三部,蒙古名称分别为“往流”、“兀者”和“兀良

哈”。“山阳”指大兴安岭之阳，“万户”则是兀鲁思的别称：“六千”指辽王属部人马，反映其兀鲁思一万户的规模。“兀者”是女真语，意为“林木中人”，又译“野人”，因为斡赤斤兀鲁思的封地位于蒙古高原最东部，与女真人相邻。成吉思汗授命斡赤斤征讨大兴安岭以东的女真各部，因此，很早就有大批女真人被其征服，成为斡赤斤兀鲁思的属民。辽王所属三大部中就有一个是“兀者”，这说明该部统治者是蒙古化的女真人。还说明辽王所属部众的民族成分较为复杂。“往流”意为“有王的人们”、“王的属民”。“王”指成吉思汗诸弟及其后代即东道诸王，具体到山阳万户就特指辽王。这一称呼反映了蒙古各部不同的封建隶属关系，为了与蒙古大汗直属部众相区别，统称东道诸王属部为“往流”。“兀良哈”是古老的蒙古部落名，他们在辽代居住在肯特山一带。成吉思汗时代，兀良哈氏贵族者勒篾立下了功勋，他的后代因此得以世代统治兀良哈千户，辽王所属兀良哈部就是者勒篾后代统治下的部众。辽王降明后，明朝以其所属三部建立羁縻卫所，根据其各自的住地分别命名为泰宁卫（“泰宁”指泰宁路，治所在今吉林省白城市南）、福余卫（“福余”是河名，即今富裕尔河）和朵颜卫（“朵颜”是山名，即今札赉特旗北部的博格达山），统称泰宁等三卫或朵颜等三卫。三卫中泰宁卫的统治者为辽王后代，位居三卫之首，统领三卫。今乌兰浩特地区所在的归流河、洮儿河流域正是泰宁卫的牧地。

15 世纪 30 年代以后，随着明朝对蒙古大规模战争的结束、明朝的防御蒙古战线的南移，泰宁等三卫陆续南下，逐渐逼近明朝长城边外地区住牧，牧地大大扩大。16 世纪中叶，住牧于大兴安岭以北的蒙古大汗、察哈尔部首领打来孙，喀尔喀左翼首领虎刺哈赤，成吉思汗弟哈撒儿后裔、科尔沁左翼首领魁猛可等人，各率所部大规模南下，征服并瓜分辽王部众，占据大兴安岭以南地区。科尔沁左翼占据以嫩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很快强大起来。为了与仍然住牧于大兴安岭以西的科尔沁右翼（因牧地在大兴安岭山阴

的呼伦贝尔地区,故称“阿鲁科尔沁”,“阿鲁”谓山阴,特指大兴安岭山阴)相区别,魁猛可所部自称“嫩科尔沁”(意即嫩江科尔沁)。这样,乌兰浩特市所在的归流河、洮儿河一带就成为嫩科尔沁诸部的牧地。

自大蒙古国建立以来,乌兰浩特地区一直是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属民的牧地。科尔沁部的南迁,改变了这一历史。在此后长达四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乌兰浩特地区就成了成吉思汗长弟哈撒儿后裔统治下的科尔沁人的生活舞台。直到今天,乌兰浩特地区的蒙古族仍以科尔沁蒙古人为主,是自治地方的主体民族。

(二) 乌兰浩特与成吉思汗

地处大兴安岭南麓的乌兰浩特地区自古雨量充沛、水草丰美,是大自然恩赐给游牧人的绝好的天然牧场。成吉思汗在他统一蒙古语族各部、建立大蒙古国的伟大事业中,在今乌兰浩特地区留下了自己的历史足迹。1200年,成吉思汗随克烈部主王汗(名脱邻)征讨牧地东至洮儿河流域的合答斤、撒勒只兀惕部,将他们降伏。1211年至1216年成吉思汗亲自指挥攻打金朝的战争,大本营(蒙古名奥鲁)就驻在洮儿河边。据《元朝秘史》蒙古军左路统帅哈撒儿于1215年夏攻占中都(今北京)后率军北还,曾在洮儿河边大本营晋见成吉思汗。

1368年元朝灭亡后,蒙古民族的历史陷入“黑暗时期”。封建内乱导致蒙古分裂,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经历了这段困苦历史的蒙古民族每一个成员,都更加怀念成吉思汗时代的辉煌,对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的崇拜在蒙古变得比以往更加强烈。特别是在达延汗(1479—1516年为蒙古大汗)分封诸子,在东蒙古确立“黄金家族”直接统治之后,随着人们对成吉思汗日益崇拜,有关成吉思汗的传说、成吉思汗及其后代与哈撒儿家族关系的传说在东蒙古广为流传,有的还被载入《黄金史纲》等蒙古编年史。从这些传说的内容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如讴歌成吉思汗、颂扬哈撒儿助成吉思汗

伟业和科尔沁统治家族辅助成吉思汗后裔的传说就产生于科尔沁。

(三) 乌兰浩特与成吉思汗庙

1931年“9·18”事变之后,乌兰浩特地区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为了巩固在内蒙古地区的统治,日本帝国主义鼓吹“日蒙亲善”,亵渎蒙古民族的民族英雄成吉思汗的圣灵,不顾成吉思汗众多历史功绩,为了迎合其侵略战争,片面地将他标榜为“战神”和征服者。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还对蒙古人进行奴化教育,灌输“效忠天皇”、“日蒙共同繁荣”等殖民思想,让年轻的蒙古族学生定期参拜靖国神社。在事关民族存亡的危难时刻,蒙古民族知识青年们开始觉醒,他们的民族意识在增强,民族主义思潮在高涨。1941年春,部分蒙古族知识青年提议在王爷庙即今乌兰浩特修建成吉思汗庙,通过纪念成吉思汗增强民族意识、振兴民族精神。这一倡议得到了蒙古社会各阶层的热烈响应和大力支持。人们出钱出力,通过募捐、义务劳动的形式,历经三年,终于在1944年10月建成具有民族建筑特色的、雄伟壮丽的成吉思汗庙。

成吉思汗庙是蒙古民族民族意识增强的直接产物,也是对日本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反抗,尽管当时的日本殖民当局未能意识到这一点。成吉思汗庙建成后,定时祭祀成吉思汗,举行各种纪念仪式,很快成为整个内蒙古东部地区蒙古人纪念成吉思汗的神圣场所。成吉思汗庙在增强蒙古民族民族意识,振兴民族精神,促成广大蒙古族知识青年走上抗日道路和最终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等方面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四) 一些具体建议

1. 成吉思汗庙修缮与彩绘、文字的修改

成吉思汗庙现有壁画彩绘及文字说明等多有缺欠,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没有反映和介绍成吉思汗庙建成历史、意义等说明文字。其次对成吉思汗事迹的介绍既不全面又不准确,专有名

词、术语表述不当,蒙古文翻译更是错讹百出。再次是彩绘中功臣战将的选择较为随意。

应该以较大篇幅,大气地展现成吉思汗事迹和蒙古帝国疆域等辉宏历史,力争准确、全面、公正,要注意故事情节和可读性,还要面向世界,应有蒙、汉、英三种文字的准确、规范的表述。

2. 哈撒儿庙的修建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今天乌兰浩特地区的蒙古人,绝大多数是科尔沁人的后裔。科尔沁统治家族的祖先是哈撒儿,科尔沁部起源于哈撒儿的受封。在成吉思汗创建蒙古帝国时哈撒儿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英勇善战,身怀善射之绝技,每每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成吉思汗曾言:“有别里古台之力,哈撒儿之射,此朕之所以取天下也”。为衬托成吉思汗庙,使科尔沁人纪念自己的祖先,应修建哈撒儿庙,展示哈撒儿及其子孙移相哥、魁猛可、奥巴等人的事迹。

3. 建设文化一条街,展示蒙元文化

为发展旅游业,修建蒙元文化一条街,在街道、建筑风格、文化产业和项目等方面都充分展示蒙元文化。既要展现蒙元时期蒙古民族文化内容,又要顾及色目、汉人、南人文化。强调文化品位,注意与商业活动的有机结合。具体内容应通过全面、周到的考虑方能确定。

二、乌兰浩特与科尔沁文化

(一) 科尔沁历史源流

1. 概述

科尔沁,是蒙古语 Khorchin 音译部落名。该部落历史悠久,在蒙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科尔沁作为一个部落名称出现,大致在 15 世纪初。作为哲里木盟六旗名称出现,当在 17 世纪 30 年代。

科尔沁一词由表示“箭筒”的蒙古语 khor 加上表示职业的名词附加成分 - chin 构成,意为“箭筒士”。成吉思汗有怯薛(即禁卫军)1000人,箭筒士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吉思汗胞弟哈撒儿勇猛善战,尤以善射著称。哈撒儿三子移相哥酷似其父,善于射箭,是怯薛中箭筒士们的首领。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分封万户、千户,并分给诸弟和诸子“分子”,即封建领户。哈撒儿从成吉思汗那里分得了四千户属民,驻牧于额尔古纳河流域、海拉尔河和呼伦湖一带广袤土地,逐渐形成为哈撒儿后裔部落。因为哈撒儿父子善射著称,又领有怯薛中的箭筒士,哈撒儿后裔部落便得名“科尔沁”。

哈撒儿后裔部落的领地,在古代为扶余、鲜卑地,后来是靺鞨和契丹地。辽代属于上京东境、东京北境;金代分属上京、北京及咸平路。从蒙古汗国时期归哈撒儿后裔,直到16世纪上半叶。元代,哈撒儿后王八不沙被封为齐王,在山东得到大片食邑,享用那里的赋税。16世纪上半叶,哈撒儿后裔诸分支各自为政,有些部落继续游牧在兴安岭以北的草原,包括毛明安、四子、乌拉特和阿鲁科尔沁等;有些部落开始南下,到兴安岭山阳。16世纪30年代,哈撒儿十四世孙奎蒙克塔斯哈喇率部移牧嫩江流域。不久,这部分科尔沁的一部分继续南下,到了辽河上游、西拉木沦河流域一带,遭到内五喀尔喀蒙古的抵抗后,又退至嫩江流域,逐渐固定下来,最后形成了“嫩科尔沁”的游牧所在区域。

科尔沁蒙古迁徙嫩江流域后,和女真各部发生了种种关系。1593年,科尔沁首领们联合海西女真和锡伯等部族,以九部联军势力进攻努尔哈赤失败。1603年,蒙古林丹汗即位,十余年后,和努尔哈赤严重对抗,企图武力统一包括科尔沁部在内的东蒙古各部。因此,奥巴琿台吉为首的科尔沁贵族为了联合努尔哈赤对付林丹汗,和后金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是部与后金(后来为清朝)的关系经历了两个历史时期:其一是双方平等关系,共同对付林丹

汗；其二是科尔沁臣服于清朝，从平等联合降至清朝的“不侵不叛”之臣，成为大清王朝的坚固“屏藩”，列为内蒙古二十四部之首。

奥巴珲台吉有功于清朝，被封为第一代土谢图汗，其弟兄也得到清廷的丰厚礼遇。他们的后裔被清朝封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台吉等爵位，设旗编佐，在所辖游牧地有札萨克六旗世袭罔替。六旗地界东至扎赉特，西至札鲁特，南临盛京边墙，北靠索伦地区。

科尔沁六旗隶属于哲里木盟，受盛京将军节制。

科尔沁右翼中旗，设于 1636 年，治所在巴颜和朔，下设 22 佐领。牧地在哈古勒河、阿鲁坤都伦河之北岸。第一任札萨克是土谢图汗奥巴的儿子巴达礼，爵位是和硕土谢图亲王。科尔沁右翼前旗，设于 1636 年，治所在席喇布尔哈苏，下设 16 佐领。牧地在索岳尔济山之南、陀喇河与归喇里河流域。第一任札萨克是奥巴之弟布达齐，爵位是多罗札萨克图郡王。科尔沁右翼后旗，1636 年设，下辖 16 佐领。治所是额木图坡。牧地在陀喇河流域。第一任札萨克是喇嘛什希，奥巴从弟，被封为札萨克镇国公。科尔沁左翼中旗，1636 年设，治所在伊克唐噶里克坡，下辖 46 佐领。牧地在吉林赫尔苏边门外，地跨辽河和潢水。第一任札萨克为满珠习礼，奥巴从弟，封爵为和硕达尔汉巴图鲁亲王。科尔沁左翼前旗，1636 年设，治所在伊克岳里泊，下设 3 佐领。牧地在法库边门外，养息牧场之东。第一任札萨克是洪果尔，为达尔汉亲王满珠习礼叔父，封号为札萨克多罗冰图郡王。科尔沁左翼后旗，1649 年设，治所在双和尔山，下辖 3 佐领。牧地在法库边门外东西二辽河一带。第一任札萨克是彰吉伦，被封为多罗郡王。此外，科尔沁部附有 4 旗，左翼有郭尔罗斯前后二旗，右翼有扎赉特旗和都尔伯特旗，其札萨克都是奎蒙克塔斯哈喇后裔。

在清朝前中期，清廷对蒙古地区采取“封禁政策”，不许内地汉民流入蒙地居住、开垦、采矿和从事其它经济活动，也禁止蒙汉民

族之间的各种往来。但是,清中叶后,清朝逐渐开放蒙地,尤其是到了清末以后,大量放垦蒙地。乾隆中叶,在郭尔罗斯和科尔沁地区,已有内地流民开垦种植。到19世纪初,科尔沁地区汉民人数剧增,土地大量开垦。为了处理蒙汉民事纠纷,在科尔沁各旗土地上,不断设立府、厅、州、县,出现旗县并存局面。后来这些县成为独立于旗之外的与旗平行的行政单位,科尔沁牧地缩小,蒙汉人口比例发生巨大变化,对科尔沁经济、社会、文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 重要人物

哈撒儿:成吉思汗的胞弟,生于1164年。哈撒儿身体魁梧,力大无穷,尤以勇猛善射著称,所以又称作哈布图哈撒儿。哈布图,意为“善射”。他从少年时期开始辅佐其兄铁木真,千辛万苦,艰苦创业。在征讨克烈部汪罕、乃蛮部太阳汗等战役中,屡建奇功。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哈撒儿受封四千户,封地在额尔古纳河、海拉尔河、呼伦湖一带。后来,成吉思汗和哈撒儿之间发生矛盾,成吉思汗拘捕哈撒儿,并剥夺其部众,只留下了一千四百户。1213年,蒙古军分三路攻金,他领左路,取平、滦、辽西诸地。哈撒儿去世后,其子孙后代世代生活在他的领地上,形成了庞大的部落集团。因为哈撒儿及其儿子移相哥以善射著称,领有成吉思汗怯薛(近卫军)中的箭筒士,所以,哈撒儿及其后裔所属部落,得名“科尔沁”,即“箭筒士”。

哈撒儿有子女40余人。其中长子也苦、次子脱忽和三子移相哥很有名气。据史书记载,也苦个子较矮,脱忽特矮,移相哥非常高。

移相哥:哈撒儿三子,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和忽必烈汗五朝名将和大臣。据《史集》记载,移相哥个子高大,脸长得又长又红,留长胡子。他1223年就跟随成吉思汗西征,到忽必烈汗晚年(1280年代)才去世,享年八十余岁,但是头上从未生过